

夏日

炎炎，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——金带街早早开始热闹起来。在金带街高营房6号，“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”——余道元故居一开门，街坊陆续前来，但并非参观而是前来寻医。2013年，这里重新装修开了诊所。一个上午，余道元的小女儿余繁贺便接诊了10余位“老客户”。小小的诊疗室，本地话问候声此起彼伏，气氛融洽。

说起余道元，老惠州人都知道这是一位有名的中医。余道元少时目睹父亲因庸医治理不当去世，愤而学习中医。从医半个多世纪，余道元所治疑难病症无数，在东江地区颇具盛名，备受爱戴。1978年，余道元被授予“广东省名老中医”称号，被称为“惠州三大名中医之一”。虽然逝世多年，余道元影响依然深远，留下经典药方令后人受用至今，其10余名学徒“开枝散叶”遍布东江，仅余家两代便有10人学医从医。

疫情之下，人们的目光再度投向中医药这一国粹。惠州中医药资源丰富，作为全市唯一的“名医故居”文保单位，余道元故居被重新活化后，焕发生机，促进了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传播，成为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。



“广东省名老中医”余道元  
受访者供图



余繁贺时时翻看父亲书作《诊断学》，余道元还在书上亲笔写下激励话语

## 实地走访 故居修缮一新 药香绕梁不绝

余道元故居坐落在环境优美的西湖旁，位于人文荟萃的金带街，与省文保单位黄氏书室仅一墙之隔。近日，记者从环城西路进入金带街，往前走百余米，便可看到右侧“高营房”的路牌，再沿着坡道走几十米，就能看到余道元故居。

远望过去，与周围老屋相比，余道元故居显得焕然一新。外墙面上贴着仿古的瓷砖，高处挂着“余繁贺个体中医诊所”的招牌，一旁竖立着惠州市文保单位石碑。走进屋内，一股浓厚的中药香味扑鼻而来，人们率先看到的是“德医双馨”的书法墨迹以及中医传统“望闻问切”等科普知识，客厅墙上悬挂着余道元生前照片。早上八时，诊所开门后，老街坊陆续排队，护理人员忙着抓药，故居慢慢热闹了起来，问候声、欢笑声不断。

事实上，2013年之前，这里几乎无人问津。余繁贺告诉记者，故居建于民国时期，她自从有印象以来，一家人就在此居住，直到父亲去世。房子共有100多平方米，由4处旧屋组成，2004年被评为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83年，余道元去世后，兄弟姐妹独立成家，陆续搬离，上世纪90年代故居便无人居住了，10多年来一直闲

置着。随着城市化发展，周围建筑施工，加上风吹日晒等影响，房子逐渐老旧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新的裂痕。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余繁贺仍记忆犹新：大堂屋顶瓦砾掉落一地，地上杂草丛生，里屋的窗户已经破烂，屋顶横梁因被白蚁侵蚀，有的已经掉落在地，屋子的墙面也留下长期被风化的痕迹，故居旁还有一堵危墙，极易发生意外事故。

不忍看到从小长大的老宅如此破败不堪，也不希望父亲的故居坍塌湮灭，余家兄妹商量着进行修缮。经过与相关部门多次沟通，2013年8月，余道元故居重新修缮竣工。余繁贺说，在修缮过程中，故居遵循着文保单位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尽量保持着故居的模样。父亲住过的旧屋保持原样，保留着以前的地砖；能用的箱子木柜也依旧用着；客厅大堂书柜都放着父亲的照片。

“父亲生活很简朴，这里就只放着一张床、一张书桌和木椅。”站在父亲的卧室，余繁贺触景生情，回忆父亲工作繁忙，但一有空就喜欢看医书，或者吟诵诗文。那时，在家中，办公室诊台上总放着医书药典，即使是在上班途中，他坐在人力三轮车上还看医书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他喜欢把书搬出来晒太阳。



## 影响深远 两代10人学医 经典药方影响至今

备受尊敬的余道元，其故居重新修缮后，如何保护利用起来，令不少人关注，余家子女更是心忧。2013年，余繁贺还在惠城区中医院五个延伸诊所之一的环城西路诊所上班。几番考虑后，她向相关部门申请将诊所变更至父亲故居。“在故居开诊所，不仅方便给患者寻医问药，更是继承父亲的事业，为发扬中医事业贡献微薄之力！”

经过多方沟通，当年9月，“余繁贺个体中医诊所”开业，故居顿时热闹起来，每天都有许多患者前来就医。直至今日，今年68岁的余繁贺早已退休，但仍坚持坐诊。“不少街坊一家几代人都习惯来这里看病，我有精力就继续做下去。”余繁贺说道。街坊们的爱护也让她充满干劲，“上了年纪的常说去找余道元的女儿看病，就算不住在附近，他们也会专门过来。”

当天来看病的老街坊陈伯说，余繁贺的身上，有着余道元的影子。确实如此，余道元深深影响了很多人。余繁贺从小就



余道元故居变身诊所，造福老街坊

# 余道元故居药香袅袅 文保单位成繁忙诊所

被重新活化后，焕发生机成为传播中医药文化的窗口

## 市民回忆 余老德医双馨 市民半夜挂号

提起老中医余道元，年轻的惠州市民感到陌生，但老惠州人或多或少都听过他的传说。今年74岁的市民史明回忆，小时候父亲带他到惠州市人民医院中山南门诊找一个老医生看病。史明记得，那个老医生个子瘦高，面部皱纹十分深，穿着半旧且已洗得发白的蓝唐装上衣，下身穿或蓝或黑的裤子，裤腿较宽，脚上蹬着千层底活口布鞋。看上去，十分沉静、严谨、少语且不苟言笑。“虽常听余道元先生的故事，但那时才对上号，知道他就是闻名东江的老中医！”

史明更是常流传着言语：“有病了？让余道元摸一下呗！”“找余道元开个方子吧。”史明记得，50年前，他每次路过中山南门诊部门口，都能看到很多人在那里排队，大都是在排队等挂余老先生的牌号看病，可谓门庭若市。从医几十年，他对重危病人、远道病人、妇婴、老人来诊，注意优先照顾。经常对穷人或农民赠医施药，对无钱抓中药的患者，他还用自己的工资抵数。有

一回遇到一村妇抱着发烧的小儿来看病，余道元见小孩光着身子，十分可怜，现场拿钱给孩子买裤子穿。对病人大方的余道元自己却很节俭，衣服仅有几套，从不乱买衣服。

余道元生前的同事管丽芳曾撰文回忆，1977年4月，医院传染病科收治1例暴发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患者，病人已经昏迷，生命危在旦夕。她受命于深夜11时请余道元返院会诊。78岁高龄的他，未听完汇报病情，便迅速披衣出门，在途中，又详询病情及西医诊治情况。待诊脉、处方完毕，详嘱煎药要求及鼻饲注意事项后，已是凌晨。随后，又依时二诊、三诊。患者在中西医通力协作救治下，终于转危为安。

余道元在诊疗工作中，认真负责不苟，对于应注意的问题及如何煎药等都嘱咐得很明白，不厌其详。每次都是看完挂号定额才下班，有时候让药房的医生、药师也跟着推迟下班。他常对患者说：“不急，不急；看到，看到，”决不会让当班患者，下午或改日再来。“余先生已去世多年了，我虽与他并非同代人，也少来往，但他在我心目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！”史明感叹道。

跟着他。余道元切脉后，又分别交给年轻人切脉，余道元口有语言，表情有暗示，由他口述中药及分量，两人各分头执笔开方，其中一份交患者取药，一份留为医案备查。就这样，余道元亲自带领10多名，有些人成为当时的惠州市人民医院技术骨干。除了在医院带徒，他还在日常生活中，传授子女医学知识。在他的影响下，他的子女两代中共有10人从医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余道元对残疾人抱有极大的同情心。在他的学徒中，有3人是肢残患者。“我父亲接诊时，看到他们贫困残疾，实在不忍心，便主动问要不要学医。”余繁贺说，他们在余道元的教导下，均考取了中医合格证书，自食其力，现在跟余家保持着联系。

余道元从医半个世纪，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，还留下无数经验药方，影响至今。他生前写有《惠州府庚子以后的革命拾遗》《坐骨神经痛》《大头瘟》《急性黄疸型肝炎》《论血证治》《流行性脑膜炎》等文，曾刊登于惠州医药卫生资料汇编或在卫生系统内部交流，有关资料肝硬化、肝炎的文章获佛山专区奖。今年4月，惠州出版了《罗浮山民间验方》，其中便收录了16条余道元经典验方。

## 余道元其人

余道元(1898~1983)，原名余萃鲲，惠州市桥西人。自幼好学，读至初级师范后立志学医，钻研中医学。民国初参加广东省全省中医考试获中医师合格证；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即挂牌行医。1933年在惠州创设惠阳医学广益社，讲学兼赠医。解放后加入惠州镇联合诊所，后并入惠州医院。

余道元医术高超，擅中医内科、儿科和传染病科。1978年被授予“广东省名老中医”称号，1979年当选惠州市中华医学学会副理事长、惠州市科协委员。

## 文脉故事

### 喜爱诗文 常有佳作 与文人交游密切，李长天曾赠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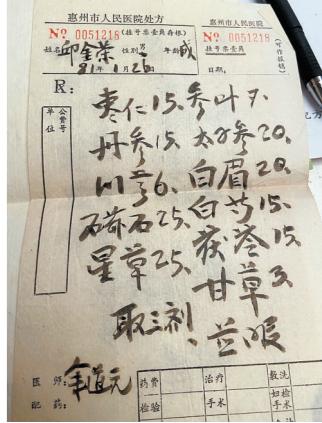
在采访中，记者得知余道元生前喜欢创作诗文，常与李长天、张友仁等知名文人有书信往来。可惜的是，字画作品均被毁坏，这些故事无人提起，渐渐被遗忘。

据余道元之女余繁庆介绍，那时李长天还赠送了不少西湖题材的画作，挂在父亲卧室墙壁。余道元结交广泛，还常与莫雄、张友仁等人有诗书往来，曾为张友仁创作了《张友仁先生九十华寿诗》《挽张友仁诗》等。

记者收集资料时，发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70多岁的余道元便创作了《有怀四道》，诗云：“常梦严慈遣在天，闲裁庶桂满庭楣；‘早尝五味习医篇，有忘康人获寿延……’石火电光成幻事，未曾享乐亦掏然；‘躋躅街头日几回，为人服务未心灰，龙钟态现姑腰挺，直至形成自随腰。百折不挠松柏性，寸心思酷古今才……’……放怀天地空如色，散步庭階仰明月。念念自将除笨拙，今朝值兴酒宜倾。”

余道元在给陈甫和吴仕端诗中还写道：“……五内依然期众健，多年同样戒心灰。朝朝乐坐葡萄下，石凳谈医傍晚回。”从这一系列诗中，我们不难看出余道元始终怀抱一颗赤子之心，一心服务老百姓。

(李海婵)



余道元生前为患者所开药方  
受访者供图

## 悬壶济世留芳名 世人赋诗纷怀念

余道元高超的医术与高尚的医德让不少老惠州人铭记。在余道元去世后，社会各界纷纷曾写下纪念诗文。

惠州市民饶海利曾经写过《怀念余道元先生》，诗云：“惠邑西湖百二峰，山川毓秀出余公。扶伤救死深宵起，治学研医毕生攻。传道授业收缺陷，解囊取药恤贫穷。斯人虽逝高风在，千载黎元仰此翁。”

据悉，在看过余道元的诗

后，饶海利感慨万千，挥毫赋诗一首：“万里长空一鹤翱，悬壶济世不辞劳。医名并与诗名远，仁德更兼义德高。浩劫曾经民愈仰，耄年已至酒仍豪。东江今古多名士，文化荒原笑尔曹。”

史明也写下诗歌缅怀余道元：“南朝有个郦元翁，西子方山余道公。神水注来通漠辛，经图闻切解民凶。同为大业光艳，共振炎黄社稷兴。多少豪杰都逝去，如今后事效先生。”

(李海婵)